

雪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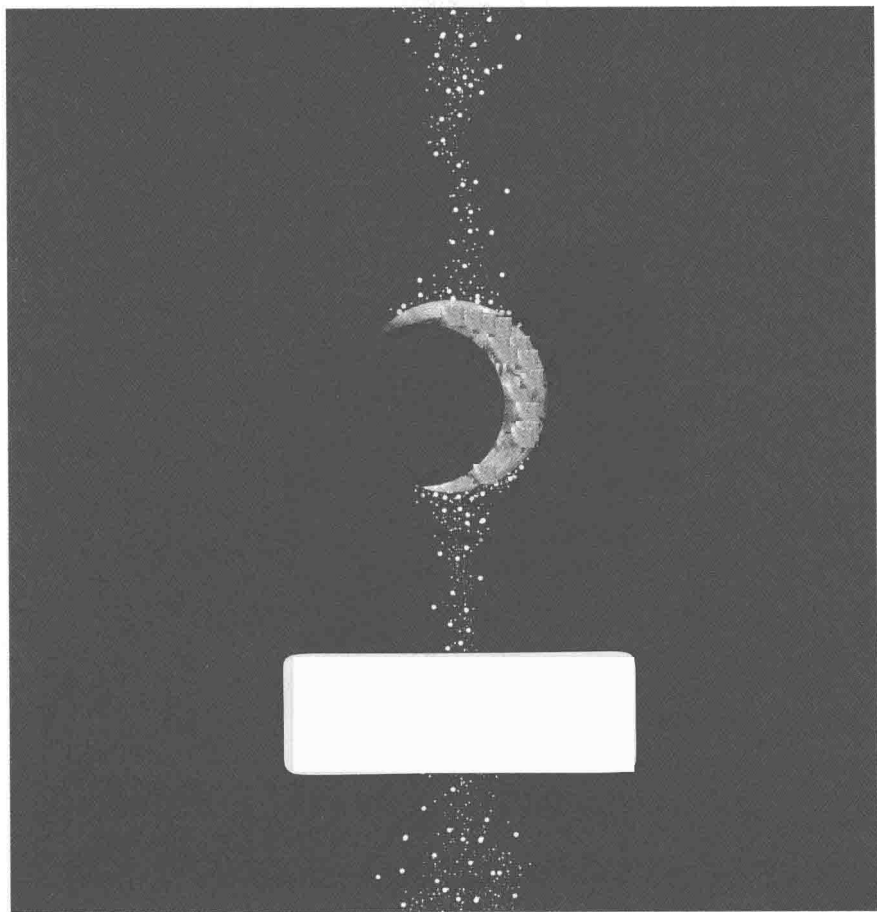
陈应松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雪夜

陈应松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夜 / 陈应松著. -- 北京 : 当代中国出版社,
2017.1

ISBN 978-7-5154-0737-1

I. ①雪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2346 号

出 版 人 曹宏举
策 划 人 梅 一
责任编辑 李一梅
责任校对 康 莹
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 辑 部 (010)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市 场 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2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15 印张 1 插页 168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目 录

雪夜 ※ 001

冬 ※ 004

三月 ※ 007

神农架之秋 ※ 011

油菜花 ※ 016

大九湖之恋 ※ 019

村庄是一蓬草 ※ 029

神农架云海 ※ 034

感恩大地 ※ 040

野山有茶魂 ※ 043

夜宿神农顶 ※ 046

土家摔碗酒 ※ 051

恩施大峡谷记 ※ 055

水的传说 ※ 059

在书房 ※ 063

桃花村 ※ 067

春雨潇潇垄上行 ※ 072

曾卓故里行 ※ 077

本土·乡土 ※ 081

“文革”，我的读书岁月 ※ 085

文化森林，文学之魂 ※ 090

天马 ※ 094

巴马的生命 ※ 098

上海：那里 ※ 103

天下最美神农架 ※ 108

香巴拉的稻城亚丁 ※ 114

从武山到猪槽峡 ※ 122

去海子湖 ※ 128

东陵松 ※ 139

一湾青草虎渡河 ※ 142

说过年 ※ 148

老人 ※ 153

忆陈善文老师 ※ 156

沉下去 ※ 160

反叛南方的写作 ※ 162

鬼事 ※ 164

剃头铺的回忆 ※ 168

我的外祖父外祖母 ※ 171

小镇诊所 ※ 176

远山鸟鸣 ※ 181

神农架梆鼓 ※ 183

碧水丹山 ※ 185

在华西村民家做客 ※ 190

作家的立场 ※ 193

读书是一种生活 ※ 198

好的批评家是 ※ 204

关于旅行 ※ 209

楚魂屈原 ※ 212

为什么要底层 ※ 214

三进俄罗斯 ※ 219

茶与壶 ※ 229

后记 ※ 233

雪 夜

如此憔悴如此疲倦如此寒冷的夜晚，你是一个灰尘和俗世里的谋生者，被生存无端追杀得狼烟滚滚，遍体鳞伤，五内俱焚，恍惚痴狂。可你突然变成了一个静静的听雪者。由谋生者成为听雪者，是雪塑造的，一瞬间，你改变了身份。将寒冷凝聚得这么小、这么柔软、这么娇嫩，弱不禁风的雪，下起来了。在无边无际的江汉平原上，雪如此密集均匀而来，就像瀑布一样倾泻，就像一个人无声地大哭，就像死了爹娘一样悲恸，就像漫天的冤屈，就像一千万个神话中出现的场景。肆无忌惮，千军万马，奔腾直下。哦，这雪，已经难有这样的邂逅了，我用一本书和床头和被子的组合来镇住这突来的打击。一个听雪者，我的内心几快翻腾。我故意强装镇定，来掩饰我的慌张，仿佛等待恋人初来，深夜叩门。一个聆听者，面对着广袤雪原的深穹和迷乱。雪使大地失去了色彩——虽然是森冷赤贫、衣衫褴褛的冬日色彩，失去了河流和沟壑、村庄和池塘。雪还使大地失去了所有的道路，但风雪中的夜归人找到了它们。

“风雪夜归人”这五个字，是茫茫古典诗歌中最为深邃的一句，你无论怎样都解不了其中那份美妙奇特的意境。真是千里万里，千世万世，它穷尽了无数的话语和思想，让世界上所有的表达都黯然失色，味同嚼蜡。

因为还有风雪中夜归的人，我将分外安静。我的命运，就像此刻的我，赶在大雪封堵路口前回到了温暖安全的地方。虽然窗外一片混沌，黑夜变本加

雪 夜

厉，让冬天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对有些人，雪不是好东西，像诅咒和鞭笞，像轮番的欺侮。

静静的雪夜。可以喘一口气了。一窗之隔，可雪落在离我很远的地方。我坐拥一床棉被，一个床头，一本书。雪下得这样大，有点猝不及防。雪如此之多，太过奢侈，太过奢侈！不能这样，惊喜来得太猛，排山倒海，让人完全没有准备。天空太干净，就像大地深处的盐海，与我们的生活隔得太远。这世上有如此之多的卑劣小人和肮脏交易，有如此之多被践踏的污渍和俗不可耐的建筑。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，必一片狼藉，包括人心。雪的到来胜过传说，就像是从遥远旷野里流窜而来的一群巨兽，抖落着满身蓬松的毛。太突然了，雪总是突然而至，又如此地与我们平日经受的生活不同，它的闯入，会让我们的心一个趔趄，一阵绞痛。

大平原上这种漫无边际的雪，终于把世界碾平了。但它不是廉价的安慰。虽然充斥着假象，应当相信它这夜半辛苦而来的真诚，是全身心的。看，天空非常明亮，深不可测的田野也很明亮，仿佛是拂晓，雪是有光的。所有野外生存的小动物都似乎开始出动了，都在跃跃欲试，欢呼这样时刻的到来，都在暗暗地攒劲儿愣喜。挺住，意味着一切。不能让世界沉沦，梦也几乎快冻僵。需要白银一样的雪安抚我们在冬天没有尽头的无助。

生活没有平等的时候，尤其在此刻。还有哪些人没有归来，还散落在雪夜的迷茫和欺凌中？一头落下的雪，是他们奔波的见证。

将大片大片的雪隔绝在门外的时候，有温暖在身，倾听世界在一瞬间变化的奇迹，这样的遭遇可说是千载难逢。有聆听雪在竹叶上发出声音的。我今夜

让耳朵飞得很远，让它进入平原的深处，在沟壑中和湖面上去捕捉雪的声音。是的，如果进一步，“隔牖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”。——还有明天从梦中醒来撞到这样喜庆安静、雍容华贵的早晨，眼睛被晴雪所洗，鸟群欢唱。这是后一步的事。重要的是，现在……我手捧着一本书，在灯下，向雪夜的深处致意。

在雪向更远的原野推进的时候，村庄把多少梦境拥进更肥厚更暖和的空间，雪像刮刀刮走了大地上的屈辱，空气格外清新。对于越来越干瘦的田园、河流和湖泊，雪是最好的脂肪。

都在经受，慢慢地把自己变得矮小和臃肿。同时，更为宏大的景象将在明天发生。但我依然喜爱下雪的乡村之夜，一张床，一本书，一只聆听的耳朵，一颗往风雪深处疾跑的心。而心将消失，成为一片迷蒙的白色，成为在风雪中越走越远的睡眠。

雪花是最为神奇的圣洁之物，是上帝撒下的花朵，只为那些心中有空地的人开放。像是夜半出现的精灵，可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双忙碌的手撒下这样多的花瓣。雪花是天上的水做的。

多好的夜晚，在这么混乱肮脏的世界上，还有雪存在着，存放在天际。还有这样冷不丁就疯狂倾倒着整筐整筐水晶的大奇迹，还有这样乐观调皮的上帝在眷顾着我们，仿佛偷偷趁着夜晚给我们的门口放了一捆柴火。活下去是有趣的。紧接着将是更为静谧的梦，在越来越巨大的飘舞飞旋中，在越来越深沉的落雪里，时间与最古老的信仰和幸福连接上了。

我等待着那些最后归来的旅人，肩扛着风雪，带来野外的寒气。跺跺脚，成为雪的信使。

冬

从北方刮来的风在江汉平原上横扫的时候，会听见土地深处传来的反抗和怒吼。不会沉默的。它何必这般壮烈？杨柳细腰、荷风习习的时候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吗？有时候，又觉得它很悲怆，像在哭。抗议和哭诉，就算是嘀咕吧。是有点冷，芦穗没有被折磨得倒下，还在白吡吡地微笑，田里的稻茬烧黑了，满目疮痍，就像日子不能再过一样。但另一边，菜畦里一片嫩绿，从苍凉枯黄的色彩里挣脱出来。萝卜长得碧生生的，叶子张扬肥大。不过畦边上的被鸡鸭给啄吃了，只剩下光光的茎，像狗的肋骨。大蒜披头散发，像一些时尚青年的爆炸式发型。油麦菜很细，茼蒿很密，菠菜很浪，包菜很紧。——它们自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没有哀怨，全在葱葱地生长。我不想成为冬天成熟的植物，仿佛要费很大力气似的，仿佛是个假象。就一起怒吼与死去吧，在夜里北风的蹂躏中无望地控诉和咆哮吧，让它们，让风和寒冷嘲笑去吧。就说寒冷，不要怜悯，经受，也忍耐，满腹深仇，无缘无故的，都是好的。

神农架的冬天似乎就是这样，一个用冰雪和森凉制造的世界，在越来越远的群山间白着，一夜愁白了头发，犹如一个传奇老人，躲在高寒山区里，冥想着天地的大事，像另一个世纪的哲学家。

不能出去，只有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这是无可奈何的生活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你会想得非常简单，掐一把水灵灵的蔬菜，切几片用新鲜年猪

腌制的腊肉，看它们冒出的热气与香气。当然还得要几个说话的人。冬天会让人的期待变得很琐碎很低级。在河边砸着凌片，有野鸭惊飞起，它们是冬泳队员，无家可归，自得其乐。

我不会想很远，就像一只在火炉前打盹的猫，只做着眼前的梦。火炉让人想到回忆和老年，那些温暖但无力起死回生的日子。我喜欢在冬天里缩手缩脚地到处走动，风很干硬，站在雪山前和站在田野上都一样。不用赞美冬天残酷的美学，呆立和惊讶，是一种本能。我在神农架的冬天里看到过猎狗在雪地里追逐一只野兔的壮丽景色，雪团从树上突然砸下来，崖上的冰瀑像是垂下的万支剑刃。如果你不像狗对雪原上的猎物保有兴趣，那冬天依然是灰暗颓伤的。也不想成为一只冬天与死神赛跑的小动物，在雪地上留下艰难觅食的拙劣足印。离城市越来越近的平原上，没有封冻的河流会有波浪近乎音乐的流淌声，好像冬天远没有到来。水鸟依然像平时一样大喊大叫，但扇起的浪烟是要让大地发寒的。

乡村里的人与物却过着他们真正的冬天。我喜欢看他们的表情，远远望去像是冬眠的村庄，其实有着自己活惯了生机。雾很大，地上一层霜。过一会儿，抬头一望，太阳出来了，哗哗地往上升扬，遭过霜打的油菜地像群鳞耀跃，吐着冬日的光芒。这真是奇迹。枯草闪闪发光。还有人在田中劳作。冬日的田翻耕后，露出了酥润的墒情，泥巴冻成了粉状，好像春天从土里拱出来了。一只喜鹊在油菜地里啄食虫子。冬天的太阳如果升起来，真是叮叮当地响。地上浅浅的麦苗在摇晃，土里有了暖气，呼呼地往外冒。看呀，村里的狗在阳光下欢呼雀跃，鸡则躲在草垛背风处晒太阳，畏畏缩缩地蹲着，守住自己

雪 夜

刨出的窝。公鸡耐不住寂寞，突然骚动且雄起，在太阳下乱跑，咯咯大叫，显得没心没肺的。狗冷冷地看着鸡的表演。有这样的小气候，世界多热闹。

没有谁想濯濯的花日，这一天总是会到来。时间很慢，人心不急。有时候目光短浅一些会看到很多平时觉得没有用处的欢乐。冬天的痛苦浮在皮肤的表面，心中还有热肠。一切都控制不住。草色阑珊，诗书翻过。就跟随冬天而去，说不定把你送到灯盏花旁的又一季灵感里。

三月

三月，一个娇嫩的词，像豆腐一样嫩，生怕被冬天抢走。三月走着，走着，变成了一个宽阔的、令人景仰的字眼。三月不是一个季节，是一种冲动。三月只有与农历接合才是温暖的，笃定的温暖，流汗。在农谚的三月天，已是犁耙水响，紫燕归来，寒冷已呈强弩之末。虽然有“不吃五月粽，不把寒衣送”之说，但三月不会管它，那是一些缺齿老人的过时忠告。许多农谚的字缝间早就温暖如春了：“七九六十三，行人把衣宽……九九八十一，黄狗歇荫地。”还有古诗：“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待在家里，还是厚厚的冬装，烤着火，缩着脖子，似乎就这么将冬天继续过下去。一出门，挣出一身细汗。噢，春天真的来了？太阳有些晃眼。我看见人们在微博里、在QQ上呼吁：该死的春天咋还不来？花，开呀，开呀！春天，再不来，我会让你哭得很有节奏！有这种起哄似的、拔河似的、墙倒众人推的、恨铁不成钢的呼唤，春天就随三月来了。

可季节很慢。春天是那种蔫性子，不像冬天生猛，一阵风吼吼地就来了。她在那些不知名的草芽上试探着，等人不注意，焦急得快跳河时，她来了。小小的风和小小的太阳，要你说，暖阳。多说几遍，死皮赖脸地表白。我真的暖吗，亲爱的？她来了，轻手轻脚的。有点弱不禁风，有点懒散，有点不在乎，还有点狡黠，有点调皮，有点浪，有点淡香，不知从哪儿就来了。

雪 夜

鸟在窃喜，叫声宽厚稳沉。它们的巢，谢天谢地，终于不再在北风的漫长施暴中摇摇欲坠了，是暖巢。对，是暖巢，不再颠簸，可以做春梦了。春梦当然喜欢。如果模糊了农历和公历的界线，三月是一种憧憬。一个不是乍暖还寒的怪物，一个没有阴谋和假象的日子，一个可以放心外出的天气，内心对这个世界有了信任感。三月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三月突然让天空变得忙碌，纸鸢乱飞，燕子筑巢，蜜蜂搬蜜。苍蝇和虫蠓也出动了，夹在天空的选美队伍里。

没有城里人的亢奋与滥情，没有夸张的投身，不去凑热闹扎堆，这里看一下，那里看一下，摆个 pose，伸出 V 形手，傻乎乎地笑，上到微信微博，与花比美。三月在乡野委实太多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左一个三月，右一个三月；这个坡一个三月，那个沟一个三月；腐草间是三月，池塘里也是三月。不止几株樱花杏花，不是一个盆景大的公园。三月在乡下漫山遍野，无边无涯。每一块地都是三月的集市，每一道沟也是三月的百货大楼。不集中，不刻意，不显摆，素面朝天，但香艳逼人，琳琅满目。也不尽是这样。乡村的三月还有许多残忍的残余，留着寒冬清算大地的证据。比如一个草垛上，一棵树上，牵着吊着绊着葫芦或是丝瓜的枯藤与衰果，它们在风中冒充生命飘摇着，让春天无奈；一头脱光了毛的牛，有些蹒跚地在一丛青草前试着恢复味觉；月亮还是显得有些阴鸷，像是冬天最后的帮凶。对春风领悟迟缓的树木正在蓄势待发，但还没有完全醒来。屋前屋后的杏花急不可耐地向枝干攀缘，成团成簇，把树堆砌得花里胡哨，打扮得像个疯子。一株野樱桃却像一个村姑在水边羞涩地微笑着，很安静很安静。在三月的原野上，春天有许多敢死队员，在已经占领的高地上欢呼。我看见两只蜜蜂嗖地从杏树上飞走了，飞向荠菜花开的田垄。那里

的荠菜茂密广大，风吹过时，一浪一浪卷走，又一浪一浪回来。我不喜欢在这个季节盛开的泽漆，它们几乎要占遍荒野，花不像花，叶不像叶。它们的俗名叫鬼打伞，在荒山野冢，长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伞阵，太吓人，太不识时务，喧宾夺主。但是回到城里，我会怀念它们。我怀念乡村的一切，包括我不喜欢的植物和野狗。

三月让田野和视野圉圉无垠，越往三月的深处去，所见的庄稼和植物都像潮水一样暴涨起来。这是一个节骨眼，一个路口。阳光一天一天艳丽，天气一天一天通人情，像狗一样好使唤。天空一天一天高且蓝，终于，油菜花成了大地的新宠。她太强势，太霸道，目空一切，兀自癫狂。哦，这黄色的浮金，花蕾四射，铺在广大的天空之下，仿佛大地就是一场香喷喷金灿灿的盛筵。空气纤尘绝无，烟岚如缕，粉粉的，晃晃的，耀眼炫目。因这大手笔，整个田野色彩饱满，豆蔻年华，青春逼人。鹧鸪一声一声，叫声含着水雾。路边的野芹菜葱葱翠翠，半夏、天门冬、麦门冬、绿萼也同麦苗一起茂盛着，水中的蒲草绿芒初现，榆树从疙瘩里抽出枝条，在阳光下抖擞着透明的小叶片。雄壮的高压铁塔手牵着手，跃向大地的尽头。偶尔一阵沾衣欲湿的杏花雨，很小，但是大地湿了，人的衣裳真的湿了。一会儿，太阳出来，像水洗过一样。太阳在田野上滚动，在温润朦胧的蜃气揉搓中，像一团铁泥向上抬升，红嘟嘟的，冒着热气，弹射到油菜花的花海之上，光芒四处流淌。布谷鸟的叫声从天空划过，但你看不到鸟儿。布谷鸟的叫声是季节的闹铃。

在这样的夜晚，在你的窗口，植物生长的气息会偷袭过来。我经受过的这种遥远乡村的春夜，根本让人无法入眠。像是在听一场吵架，像是所有生灵的

雷 夜

不满和吼叫——虫吟如奔腾呼啸的潮汛一下子随月光涨了起来，比着它们的嗓子。这是一个正在苏醒的夜晚。无论多远，春天都在。这些虫子，它们的声音咋就这么洪亮？书上叫虫吟。但我的乡村三月夜是吵闹不堪的，哪有低吟浅唱，就是大吼大叫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它们有太多的激动要呼朋喝友？是不是憋了一冬的嗓子已被月光清洗畅亮？是不是有太多的话要向这暖和的世界倾诉呻喊？它们是不是一群上访者？一次虫界的不知所以的群体性事件？这些从地底下一股脑钻出来的小虫子，它们比人的喉咙还粗，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。蛙声倒显得很落寞，很清静，很淡定，三声两声，不想凑这个热闹。主要是虫子。太吵太吵。这是咋回事啊？难道不能静静地享受这上苍赐予的时光，静静地恢复元气？它们扯着嗓子，就像是每个的嘴里含着一块钢片。叫吧，叫吧，聒噪吧，三月无法阻止你们的歌唱和久别重逢。

细数，从大野上吹来的熏风，带来了油菜花、荠菜花、蒲公英花和野樱桃、野杏、野苜蓿花，以及植物和水面的香味。头脑一片空白，不要去分辨谁是谁，谁多谁少。田埂阡陌上，更多的是菟丝子、灰灰菜、野豌豆、猪毛蒿、鹅不食、乱眼子，一切田野上有乳名和浑名的植物，都有了，一个也没散失。远远望去，整个村庄浮在油菜花海里，仿佛泡在蜜里一样。

我不忌妒那些享受三月的人。我返回书桌，开始满怀敬意地书写你。

神农架之秋

我走进秋天的神农架山中，给友人的短信只有四个字：红叶沸腾。

这当然是在未雨晴朗的时日，空气中到处流溢着浆果灿烂刺人的甜味。当然还有不声不响变得结实、成熟的核果和坚果。说说浆果吧，浆果我见过的有红枝子、刺泡、蔷薇果、海棠果——金钟样地往下吊；红枝子一嘟噜一嘟噜。还有八月炸、老鸱枕头果、猫儿屎。还有野柿子，鲜红的茶果，猕猴桃。五味子也成熟了。那些乡下的妮子们提着篮子上街来卖，一块钱一斤，五块钱可称一塑料袋。我在神农架挂职时，写过一首诗：《卖五味子的小女孩》。有这么几句：“卖五味子的小女孩 / 出现在 / 这深山小镇的秋天 / 那红艳欲滴的色彩 / 让我陶醉 / 五味子，酸酸甜甜的五味子 / 那就是你八月的脸…… / 你也许是为了挣几个学费 / 也许要补贴家用 / 你一个人在山坡上蹚寻 / 采摘这热烈而又羞涩的果实 / 一个陌生的远客走近你 / 你用满满的一篮红色告诉他 / 山里的秋天熟了……”五味子真的是一味好药，五味子真的很好吃，吃起来全是核，可你必须将核一起吞进去，这是消积化食治胃病的好食品。千奇百怪的野果在神农架太多了，一到秋天，就铺天盖地自己钻出来了。当然还有核桃、板栗、榛子、松子、锥栗。那种青翠无比的松果，剥开来，可吃到新鲜松子中雨露和云雾的芳香。我在长篇小说《猎人峰》中写过几句神农架秋天：“向日葵黄喷喷的，苞谷金亮亮的，树木红艳艳的。山坡上果实呼啸，山谷里糖分汹涌……”

雪 夜

其实神农架的秋天是从第一场秋雨开始的，是从河谷地带的苞谷林开始的。苞谷在八月下旬即黄了，不是那种收割季节的金黄，是一种垂头丧气的萎黄。雨打在叶子上，只会让它更颓靡。往远山望去，水杉也好像黄了，在灌木丛中，突然出现一两株红叶植物，红得怪异端的，红得怪磨眼的。烤烟人家的烤房里冒出了青烟。烟叶是青碧的，在这个季节，他们要加速让它金黄，变成金钱。山上的雨岚在向山中漫去，浸染出秋天的气色来。秋天对于收割其实是一种枯黄的心境，我们无能为力。而秋天的幽灵为了慰抚大山，总会让它红一阵子，鲜红，金黄样的红。鲜红的大山是疼痛而壮烈的，群山因疼痛而憋红了脸。秋和冬离得太近，秋想到冬就会瑟瑟发抖。它们争相憋着脸，红一阵子后，等待那风雪白皑皑地覆盖和欺侮。山是没有办法的，它可怜而悲壮地红一阵、白一阵，然后青一阵——由秋、冬到春，那就是春天悄悄来了……

但是神农架的秋天短暂而火热。一到了天晴——这样的时日总是很多，猴子的一声嚎叫，天就扯开了阳光。在秋天，大龙潭的金丝猴也是美艳无比的，或者它们就是神农架秋天华美的象征，它们就是秋天的跳跃的精灵。它们金黄色的皮毛简直就是为了炫耀秋天而存在的。是为了渲染秋天，为了给秋天抹一笔梦幻般的重彩而出现的。在早晨有些清冷的阳光下，它们叽叽哇哇，通体透明，就像一团团霞光，一个个雍容华贵的金秋的音符，一个个金秋的注释。看那鸦子口和神农营的红叶，最让我惊心动魄，红得令人讶异无言，气氛令人神经错乱……那已经是高山之秋了，从低山向高山爬去的秋，烧红的秋，愈到高处和深处，就愈狂烈和响亮。那真是满山遍野的燃烧，树木层层密密，全拼命显示着红。如果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帕慕克的一部小说来形容神农架的秋